



叶辛文集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

叶辛文集



(苏)新登字 007 号

叶辛文集 (第八卷)

作 者: 叶 辛

责任编辑: 周鸿铸

出版发行: 江苏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210009)

经 销: 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: 淮阴新华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7.375 插页 2

字数: 420,000 1996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3000 册

标准书号: ISBN 7-5399-0922-6/I·883

定 价: 21.00 元(平装) 32.00 元(精装)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叶辛文集

主编
吴星飞

责任编辑
周鸿铸

责任美编
整体设计
速秦熙



叶辛文集

第八卷说明

本卷收入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两部：《基石》和《私生子》。

《基石》初次发表于1982年第四期的《红岩》杂志。198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。遂又于1987年以第一卷形式收入长篇小说三部曲《三年五载》之中。

《私生子》发表于《十月》长篇小说专号第22辑（1989）。同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单行本。

1/106/08



叶辛文集



摄影
速泰熙



在上海作家协会



在南京签名售书

速泰熙 摄

除署名外，其余照片均由叶辛提供



叶辛文集

目 录

- 3 长篇小说 基石
271 后 记 有关《基石》的点点滴滴
279 长篇小说 私生子
547 后 记 坐在农家门槛上的沉思

叶辛文集

- 第一卷 长篇小说《我们这一代年轻人》
长篇小说《高高的苗岭》
- 第二卷 长篇小说《风凜冽》
长篇小说《省城里的风流韵事》
- 第三卷 长篇小说《蹉跎岁月》
中篇小说《秘而不宣的往事》
- 第四卷 长篇小说《在醒来的土地上》
中篇小说《两个感情冒险者的命运》
- 第五卷 长篇小说《爱的变奏》
长篇小说《家庭的阴影》
- 第六卷 长篇小说《孽债》
- 第七卷 长篇小说《恐怖的飓风》
中篇小说《发生在霍家的事》
- 第八卷 长篇小说《基石》
长篇小说《私生子》
- 第九卷 中篇小说卷
- 第十卷 短篇小说、散文、创作谈
附录：叶辛简历
叶辛作品全目



叶辛文集

基石

第一章

1

鸣过汽笛，特快列车拐弯了。车厢像摇篮般晃动着，催人昏昏欲睡。

毫无睡意的景传耕断断续续听到播音员报告：“第三次播音……结束……进入夜间行车……请……”接着，车灯关熄了大半，车厢里顿时晦暗下来。

白天的喧嚣消失了。头一次坐长途列车的景传耕仿佛才发现车厢内的拥塞、混乱。行李架上的旅行袋、网篮、提包、硬纸箱顶到了天花板。自己这一排座位不知什么时候挤坐了四个人。周围的旅客，有的扑在茶几上打瞌睡；有的缩着肩膀，头靠在身旁素不相识的人肩上；有的仰头靠着椅背，闭着眼，张着嘴，打着呼噜。过道上，互相挤靠着的人丛中，一个中年妇女在给怀里的

娃娃喂奶。

真没想到，向往已久的长途旅行，会是这个样子。早知车票那么难买，车厢这么拥挤，空气污秽难闻，传耕真不会出这趟远门。嘎多寨偏僻是偏僻，可寨上夜间多么安宁，空气多么清新。

都怪大哥，偏要让他走一趟。真正的活受罪！但是，不来也不行啊！谁叫他和传耘过去给大哥写信，总说乡间的穷呢，谁叫他们老向大哥、二哥伸手要粮票呢。是大哥考虑到爹娘年纪大了，乡间生活艰难，才有传耕今天这一趟出远门哪！唉，有啥办法，来都来了，花那么多钱买一张硬纸壳票子，癞蛤蟆拴床脚——硬挨吧，熬过这一夜再说。

传耕不想睡，也闭上了眼。

突然，车厢里起了一阵骚动，像蜂子归巢般嗡嗡，一片议论。传耕陡地听到了三个令他吃惊的字眼：

“人贩子！”

他顿时瞪大了双眼，朝左右前后张望。人们都醒过来了，在互相探询：“人贩子？在哪里？”

“在前面那节车厢。”有人在往那边走去。

啊，解放二十八年多了，打倒“四人帮”也一年多了，早听说有些人以介绍恋爱对象为名，暗地里拐骗年轻妇女，从中赚钱。没料到，在这么挤的火车上，竟然就碰到这种人！

“你、你让我下车呀！”前面，隐隐传来一个姑娘尖厉的叫喊。

传耕坐不住了。他把自己随身携带的那只人造革提包放在座位上，穿过拥挤的过道，走进了前面那节车厢。

车厢里的灯全都打开了。许多人站起来望着车厢的那一头。景传耕好不容易挤上前去，看见一个面庞黝黑，瘦高个儿，穿着一身华贵衣裳的姑娘，约莫十七八岁，正拉开嗓门儿吵嚷着：

“你，你不是说一两个钟头就到嘛！咋个过了半天还不到？咋

基 石

个还要在车上过夜？我不去了，你，你让我下车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！”

这姑娘讲一口景传耕熟悉的山区话。只见她穿一件绛紫色的格子呢大衣，露出金黄色毛线衫的高领圈，这时新的打扮，给人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。在她身边，坐着个衣着远比姑娘朴素的中年妇女，穿件藏青色的呢大衣，留着短发，样子像是城里头坐办公室的干部。她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脸上略呈尴尬之色，委婉地对那吵闹的姑娘低声说着什么，传耕一句也听不清楚。

“吵啥啊，再吵统统赶下车去！”白天以莽撞的态度给旅客们送开水的列车员出现了。他粗暴地推了一下那位吵嚷的姑娘，气咻咻地说：“看到钞票眉开眼笑，跟人到了外头又想回家，活该，谁叫你们贪图享福啊！”

奇怪的是，气势汹汹吵闹的姑娘，端坐不动的中年妇女，一个也不敢同他顶嘴。

列车员扫了她俩一眼，推搡着围在过道里看热闹的旅客：“散开，散开！有啥好看的？妈的，碰到这种人贩子，晦气！依着我的脾气，捞起一条扁担，统统把她们赶下去。”

列车员把景传耕的身子往旁边一推，趔过去了。

那个姑娘不再闹了，服服贴贴坐在中年妇女身旁，嚼着一块插在竹签上的豆腐干。围观的人们散开去，啧啧连声地议论起来。有的在诅咒人贩子的可恶；有的说这不是人贩子，是千里牵线人，从中捞钱；也有的说愿意出卖自己的人，不见得是什么好人；也有人怪偏僻的山乡实在太贫穷、太落后。有一个人振振有词地讲起了《中国妇女》杂志上登过的一件事，说一个妇女忍受不了苦日子，上了人贩子的当，丢下丈夫儿女，跑到沿海某省嫁了人，后悔莫及……

景传耕像吞进了一大口酸茨蓼挤出的苦汁，脸也变了色。那

吵闹的姑娘，他并不认识。可凭她的口音，他听得出，她是嘎多寨团转寨子上的人，方圆最远不超过三十里。

他家乡的姑娘呀，像商品似地让人买卖着。一根刺狠狠地扎进了传耕的心。

嘎多寨，嘎多寨，有山有水、有田有土的嘎多寨哪，为啥这么贫穷，为啥要出这样的事儿？是罗，大哥这回叫他去，不也是看到家乡穷，才打算让全家搬出去嘛，而那姑娘被人买卖是出于什么呢？

景传耕的眼睛瞪直了。

“什么，这种事还有自愿的？”离传耕不远的座位上，一个年轻人惊讶地叫着。

“当然。不信你去看，这车厢里还有好多呢。除了那个姑娘之外，谁也不闹。听说，不好办就在于她们是自愿的，手头有大队、公社的证明，说是去相亲……”

传耕心里一怔，不觉用目光扫视着车厢。不错，这节车厢里像那个姑娘一样穿着的人不少，足足有十多个，十几个呢？一个，两个，三个……八个……十三个，那儿还并排坐着三个。这三个后面，还有没有呢？噢，没有了。

景传耕心里沉甸甸地转过身来往回走，到了车厢尽头，他又站下了。

噫，这儿还有一个，脑壳枕在臂弯里打瞌睡，刚才匆匆走进这车厢时，没注意到她。这人也是那身打扮，看来她们穿的都是人贩子给的衣裳。只是，这个姑娘梳着一条粗松的辫子，瞌睡中，辫子垂落下来，随着列车的前行晃荡着。

景传耕拧紧了眉头。十七个，足足十七个姑娘啊，将被带到连她们也不知道的远方去。她们离乡背井，果真是贪图享福么？

“卡登”一声，疾驰的列车猛地一个刹车，景传耕一趔趄，差

点儿跌到那姑娘的身上。

“旅客们，现在是临时停车，临时停车……”停息好久的播音喇叭，响起了播音员瞌睡迷离的声音。

当景传耕站定身子的时候，那瞌睡中的姑娘被惊醒了。她坐直了身子，习惯地把粗松的辫子撩到肩后，伸手揉了揉眼睛。

“啊！——”景传耕差一点惊叫起来。

慧芸，丁慧芸！卡多寨的丁慧芸。她竟也走上了这条路！

景传耕目不转睛地盯住她，气喘得又粗又短。面对着丁慧芸憔悴的脸，诧异的眼神，他吃惊得不知道该如何招呼。往事，差不多遗忘殆尽的往事，一下子跳到了眼前。

……

工地上挂起了雪白的银幕，要放电影啦！

这是水库工地男女民工们最大的乐事了。一吃过晚饭，大家就走出低矮的油毛毡工棚，朝篮球场走去。景传耕去得晚，走进球场，天黑了，灯也熄了，放映员正在试着放映机子，喇叭里响着一首朝鲜电影的插曲。

“传耕哥，快来这儿坐。”

昏暗中，景传耕看见一条手臂，对他扬着白手帕。他听出那是邻寨的丁慧芸在唤他。

他挤了过去。丁慧芸移了移身子，露出半截板凳。他刚坐下，便发现周围没有同一连队的姑娘或是小伙子。

他觉得那半截板凳烧屁股了，想离去又怕猛站起来会使丁慧芸跌倒。他转过脸正要打声招呼，丁慧芸伸过手来，撒了一把葵花籽儿在他的掌心里。

“谢谢。”他想说的话变成了这两个字。

“一把葵花籽儿，也值得谢，嘻嘻。”

“丁慧芸，我不习惯坐……”

“今天放两场电影呢，站久了会累。”

丁慧芸的声音温柔体贴，他回不出话了，也不敢再说什么。两个人就那么静静地坐在那儿，静静地等着电影开映，静静地看电影，直到电影散场谁也没再说一句话。散场子的时候，人群一涌动，丁慧芸扛起板凳就被推搡到前面去了。人流自然地冲开了他俩。

可他俩的关系却没被冲断。

铲沙子、扛石子、打炮眼、推碴石，一周的重体力劳动过后，传耕总要到那条坦露着白岩石的溪流旁去洗衣裳。从看电影之后，传耕发现，每个星期天的早晨，只要天晴，丁慧芸总在那里搓衣服。不是比他早到，就是在他后面到。见了他，丁慧芸总会笑着招呼：

“传耕哥，我帮你搓，你替我清。”

“不，我自己来。”

“瞧你洗的，汗渍都没去净。传耘来玩的时候，早跟我说了，让我在这些小事上帮你一手。”

再争反而不好了。

水库工地的民工，是强令各区、各社、各大队摊派来的，每个生产队一个，或是两个。挨邻寨子的民工们，总是互相帮助、互相关心的，工地上见惯不惊了。嘎多、卡多、扎多三多大队的民工，就来了景传耕和丁慧芸，他俩比旁人接近一些，也没人说闲话。只是景传耕自个儿心里的闲话，一箩又一箩。

有一天，慧芸又来找他，眼里噙着眼泪：“传耕哥，我要回卡多了。”

“啊，为啥？”

“我家遭了难。”慧芸的话音里透着忧伤，“秋后，成家才两个月的哥，同爹妈分家了。一进腊月，三多大队喊学大寨，砌坎子，